

卷二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二
內容分類 子-儒家-性理-明
索書號 子部-儒家-38
編號 C4524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儒家-38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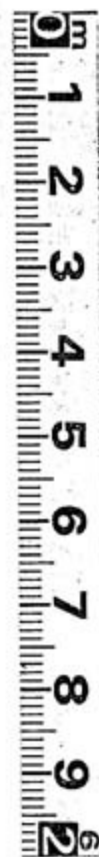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厚實字
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得願家世徽州婺源縣濂溪之上將寧
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則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慈務道理
嘗作太極圖通書易圖數一篇襟懷淵澹雅有高趣尤崇佳山
水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
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季其姪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
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讀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
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
子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諸淵逸誌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
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
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
草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
者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愛
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攷穆脩而來而王季胡氏作
又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季之一師耳非其
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
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202 二









宋方內記
通書卷之二

傳不
正效

性理大全書卷之二

通音一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惲字茂叔自少
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
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際見然
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
而悉聞矣集釋解見第一卷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
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詮實相表裏
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之
辭利權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
之具又益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

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集釋按潘慈先生所著有太極圖易說易通朱子曰易故曰易通特不知去易字而曰通書於何時爾真自蚤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逢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二三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條焉三紀既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集釋按五峯嘗作通書易圖曰先生太極圖得之於

人乃學之一師非其至者故朱子辯之曰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是圖以為得之於人決非神妙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可以加於此圖哉今能本於此乃獨淳熙丁未淳熙宋孝宗年號丁未即淳熙十四年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誠上第一集

此篇論天以實理賦子於人而為性命之本原也

誠者聖人之本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朱子曰誠是實理自然不假脩為者也○誠是自然底實○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已○勉齋黃氏曰誠即是實如箇物有頭透尾裏面充足無一毫空缺處○此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程子方云無妄之謂誠字義始明至朱子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尤見分曉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此上二句亦易又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乃成之者性也這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却不是說人性上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成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為人也是這箇誠為物也是這箇誠成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問朱先生

謂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即圖之陽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圖之陰靜如何勉齋黃氏曰陰陽有以對待而言者一上一下一東一西此以對待而言也亦有以流行而言者一晝一夜一春一夏此以流行而言也太極圖之陽動其以流行而言者故曰誠之源又曰圖之陽動曰誠之立又曰圖之陰靜誠理也陰陽氣也理與氣未嘗相離故言誠而又言陰陽也○問誠之源也是說誠之用誠斯立焉是說誠之辨却先言用而後言辨何也曰辨用不可分先後自不相妨如一語一默一晝一夜春夏了方秋冬不成說秋冬了方說春夏今看箇物把陰做頭也不得○他這話是看得易精貫後故說出許多道理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問純粹至善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朱子曰此是繼上二句和與繼之者善不同○如說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通繼上文問純粹至善者也至善二字與大學中至善同否曰純粹至善猶曰純粹而至善云耳至善與大學理同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證誠斯立焉一節。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此書第一章可見。問此篇彖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三句曰繼成二字皆接那氣底意思說善性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問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曰方造化周流未著形質便是屬陽才罷形質為人物為金木水火土轉動不得便是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道具於陰而行於陽繼言只陰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其

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
 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
 陰。自古至今。其地衣將去。只是這箇陰陽。是孰使之然也。乃道
 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
 未生人物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
 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問繼之者善。成之
 者性。註中可以分繼善成性為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
 已兼埋氣。善則專屬理。○埋受於太極氣。受於陰陽五行。○問
 繼善成性。解云。陽之屬陰之屬。如何。勉齋黃氏曰。此言陰之分
 陽之分。未說陰陽。又問繼之者善。是未有成立時。於圖上見得
 否。曰。這裏本無時節。只是要畫與人看。使須如此。其實動靜無
 端。陰陽無始。那裏有箇時節。如一日之間。晝是陽。夜是陰。如子
 時前四刻。是繼善。後四刻。是成性。如陽前陰後少間。又陰在前
 陽在後。這箇變化無窮。所以伊川云。天地之間。只有箇感與應。
 更有其事。且如自家亦恁地。而今見箇事。自家起念去做。時這
 是繼之者善。少間做後十分結果得他了。這是成之者性。人便
 即是天天。然物而不遺。猶仁財事而無不在。財物是為物之骨
 子。一箇物裏都有一箇天。人之於事。無一箇事裏無一箇仁。天
 之所以成萬物。仁之所以成萬事。都一般。○問繼善成性。朱先
 生以善者理之方行為陽之屬。成則物之已成。為陰之屬。不知
 所謂曰。但以四序觀之。則可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春夏之謂

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秋冬之謂也春夏理之方生故為陽之
屬秋冬物之已成故為陰之屬○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
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為道正是統說箇大極之本此性
者為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
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即道之方
行者也至此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
性耳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即所謂善而
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此夫子所謂善是就一物未生之前造
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為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
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
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
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天子所謂善而非有一本也易
二言周子此書及程子論
已明備矣詳見太極圖解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
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為五行之性矣

各正性命之意也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注却云此已
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
繼之者善造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生
已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動者通
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言而論矣四德則
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安得不謂五行之性乎○陽動是元亨
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在五行之下如何說繼
是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
得此理而皆行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問元亨誠之通
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
斂曰其氣既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
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下面暖底乃自是生氣却不是已
散之氣復為生氣也○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
於物也是上一載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能成一物也是
下一載事○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
氣中明箇不曾相離若是說持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說
於氣上者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長利者物
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然理便在其中伊川這說
話改不得謂有是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

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則隱微有
則隱微根子這理便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禮智便是元
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這也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便是一箇包
子底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
不是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乾元者始而亨是生出去利貞
是收斂凝聚方見性情所以周子言元亨利貞之通利貞誠之復
。元亨利貞無間斷處自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
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之氣他自有箇小小元亨
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元字便
是生物之仁到得亨便是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既無
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半夜子時此物雖存猶未動者到寅卯便
生已午便著申酉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也那箇六管
運轉一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一
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然地運轉但元只
是始初未至於著如所謂休惕隱存於人心自德惻隱地未
至大段發出。元亨利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
來子細研究如濂溪此書只是反覆說這一箇道理蓋那裏雖
千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道理將天。元亨利貞之通通即
發用利貞誠之復復即本體也。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
言復如伏藏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
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流行到這裏在著便立
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濂溪與伊川說復字

差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
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
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
不同道理只一般。南軒張氏謂梁世傑曰看得此章如何世
榮答以此又太極圖辭之要旨也曰元亨利貞之通利貞誠之復
通復二字尤為緊要方其通也是這箇及其復也是這箇今之
人其動也未嘗通其靜也未嘗復其只說得如此公自去推。
北溪陳氏曰若就造化上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
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處
為元於時為春物之發達處為亨於時為夏物之成遂處為利
於時為秋物之斂藏處為貞於時為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
意之已元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
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
之固。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
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智故文公云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
智人德之綱。臨川吳氏曰元亨利貞之通者春生夏長之時陽
之動也於此而見太極之用焉利貞誠之復者秋收冬藏之時
陰之靜也於此而見太極之體焉此造化之體用動靜也至若
朱子所謂本然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此
則就人身上言與造化之動靜體用又不同蓋造化之運動極
而靜靜極而動上靜互根歲上有常萬古不易其動靜各有定

時至若人心之或與物接或不與物接初無定時或動多而靜少或靜多而動少非如天地之動靜有常度也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集考天賦為命物受為性根源皆係於易此易所以為大也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朱子曰易字者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問交易變易之義如何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問正義云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此數句亦說得好曰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躰着緣開眼不是陰便是陽不是陽便是陰不是剛便是柔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緣後退便是陰意思經動便是陽緣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義只因此畫卦示人○說卦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聖人作易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所以說性命之源○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言陰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善者通繼上文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本繼之者善也解大哉乾元以下成之者性也解乾道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用力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又通繼上文○總論誠之故曰以下三句是引易來說結上三節向後乃贊易之語又曰而今讀書須以身體之不可徒泥紙上語如此篇說誠只是實誠者聖人之本是言聖人之所以為聖以其全其實理而已下文又不說聖人只說箇實理大哉乾元以下只把春夏秋冬來看春夏秋冬之特萬物都有生意發育長茂這是那實理流出之源秋冬間萬物成實箇已物裏面都是這實理各正性命一是一箇物正一箇性命去如樹成實箇已都實元亨誠之通是春夏生長意思利貞誠之復是秋冬成實意思一陰一陽之謂道陰便是秋冬陽便是春夏只這箇便是道陰陽流行道便在其中不成別有箇道繼之者善則是那誠之通未有成位只喚做善成之者性則是那誠之復已有成位方喚做性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易便是一陰一陽命則是繼之者性則是成之者看來繼善成性只是箇頭尾

○誠下第二集考此篇論聖人全此實理而為五常有行之本源也

聖誠而已矣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常威而其寂然之本體則未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
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以謂之中哉周子論
至誠則曰靜無而動有亦足
以發大本之無所不在矣

五常有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有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
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誠奇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學聖希天
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理一也以
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
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
實美又安得有是各乎

誠則無事矣

誠則無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處處渾然無變動微內
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自得此生知也不待勉

而自中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則
蹉向處去聖人如不省路自然在路中間行所謂從容無不中
道此天
道也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

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克已最難也周子亦
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
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問果
而確者陽決火確者陰守曰此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
則無所守守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
無也又因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跟戰退他因舉濂溪
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
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聖不遷變

故曰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克去已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宋子曰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繫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上章言太極陰陽五行下章言太極之在人者上章言聖人之誠即天道之誠下章言思誠者人之道也

○誠幾德第三

誠無為

實理自然為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

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問者此一段與太極圖相表裏然周子一書却是說實道理○問誠無為幾善惡如何曰誠是當然合有這實理所謂寂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誠無為誠實理也無為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為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為而善惡形矣誠無為則善而已動而有為則有善有惡○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足善便是惡○誠無為只是常存得這个道理在這裏方始見得幾方始識得善惡若此心放而不存一向反覆顛倒了如何別得善惡○誠無為只是常存得這个道理其所以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常窮察識得是非其初乃毫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克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這裏此幾微之次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致至知至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欲端水月已不得如田中火牛自止不住○問既誠而無為則恐有不善及其應事之誠有昭管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賢戰兢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亦是如此○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須有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所以聖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又說其獨都是要就這處理會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謙說得的當數數括出幾字要當如此又曰幾是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善便存放這裏惡便去而不為便是自家切已處。天聖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叔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弄弄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問注云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人心欲便是人心否曰然。問周子曰誠无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跡而指其未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使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心之休而已或疑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異用之云者遂妄以

集覽

田單火牛按通鑑田單臨濟人初為臨淄市椽無代齊太降奔城惟言即

墨不下即墨人謂其智立為將軍拒無單用火牛大敗燕師盡復齊七十餘城迎立襄王於宮王封單為安平君

此明周子之意動。幾。惡幾。善幾。此證胡誠。幾。惡幾。善幾。子之失誠。幾。惡幾。善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實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皆宗尊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餘自餘而未上下相達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末若寄生疣贅者此雖亦誠之動而人心之微見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旁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同肯凡其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固有益於天理者有本出者為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塗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云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其入欲同出之源未發之前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其汗難矣此胡氏同辨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或問誠無為幾善惡此為太極幾之動為陰陽陽為善陰為惡何便是惡陰室陳氏曰此言是以人心說太極當其誠實無妄此實理即為太馬周子曰此言是以人心說太極當其誠實無妄此實理即為太極才動便善惡生焉幾者動之微蓋欲於其萌動而蚤辨之使之有善而無惡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也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其出於善惡也此只是說得善之一脚宋子曰此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發善惡便是心之所發處有箇善有箇惡了德便只是善底為聖為賢只是這材料故。問誠無為至守曰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我者動之微微動之初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孔子曰道二仁為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人之得於身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躰愛宜理順守者德之用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情性而言也。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太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顧放得不是於其所動處顧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顧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大聖人欲時乃是。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此子活計盡在裏許則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

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朱子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人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復焉執焉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位也○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發也微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即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淺深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勉齋黃氏曰誠哉德此一段文理粲然只把兼用二箇字來讀他便見誠是誠哉是用仁義禮智信是存愛宜理通守是用誠哉只是德肇來微在誠為仁則在義為愛在誠為義則在義為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辨安焉就充周不可窮是用性如堯舜性之也復如湯武反之也是既失了却用復得安而行之不恁地辛苦執則是擇善而固執消其地也此提發是源頭底充是流出底其發也微而不可見其充也周而不可窮是謂神指聖而不可知者也○問誠者實然之理仁義禮智信五者皆實理也自然至善無所謂惡哉者動之微於是始有善惡之分善則得是五者之理惡則失是五者之理所謂德者是理之得於心者也○實理言之無聖賢衆人之異幾有善惡然後有聖賢衆人之分德者惟聖賢有之故於此下只言聖賢而不言衆人至

於發之微充之周則又惟聖者能之故於此只言聖人之神而不及衆人也曰所說大槩得之但其間曲折更有合綱講處誠性也未發也幾情也已發也仁義禮智言性也愛宜理通守情也四者因情以明性性也復也仁義禮智言性也愛宜理通守情也四者因情以明性性也復也仁義禮智言性也愛宜理通守情之言簡實精要非知道者孰能言之○問周子言愛曰仁者愛之情也仁性也情用也性體也此書解所謂因用以各其體也孟子既言側隱之心仁之端也此端字便是因用以明體謂之端則如木之有萌芽而巳發也曰所解周子之意得之○問誠發德朱子解以誠無為凡太極幾善惡配陰陽之象德則曰即五行之性如此觀之理却貫通答曰以誠幾德配太極陰陽五行此亦要看得活活則處處皆通不活則處處皆礙故不是不得喚做是亦不得在人自就所到之地位而言若曰此聖人此賢人此神人也

○聖第四集

此篇論誠精而明神應而妙幾微而獨其幽乃性焉安焉之謂聖者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須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幾善惡者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言聖人臺臺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在誠神之間
問誠神幾在學者則當如何曰隨處做工夫然本在誠著力在幾存生處是誠發用處是神幾則在二者之間幾最緊要
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未執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和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只在起頭一些子
問幾如何是動靜體用之間曰以有而未有之特在人識之爾
勉齋黃氏曰大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而誠朱子曰便是看得文字森森疎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任是無些火紐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問言神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而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久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應故妙
靜齋蔡氏曰誠寂也靜也而具動靜之理神感也動也而妙動靜之機蓋誠為神本神為誠用本不動而用動故誠則靜意後神則動意後要其其實則各兼動靜也幾者誠將發而為神之端也
始也在靜無動有之間雖動而微亦未可見實為神之端也

慎動第五

此篇言君子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邪則不和而害君子所以慎其動也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朱子曰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曰道否則非也用而和曰德德有熟而不熨力之意問動而不正不可謂道用而不和不可謂德曰此兩句緊要在正字和字上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却是自動用言曰者猶言合也若者微道德題目却難通曰然不是自人身上說○正是理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便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不得此理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匪忠匪孝匪義只是此理故又曰君子慎動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匪忠匪孝匪義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匪忠匪孝匪義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德配陰陽德陰而道陽也朱子曰亦有此理○勉齋黃氏曰主靜者幾其動三者循環與孟子子夜氣平旦之氣曰書所為相似似節齋蔡氏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即五生之德動而正即前所謂幾也用而和即後所謂中節也

○道第二
此篇言聖人之道只是仁義禮智守之貴行之利部之可以配合乎天地否則道自道矣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充其本然聖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善下

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夫却剛惡柔惡却於剛柔仁善中擇中而主焉。太極之

數目一而二剛柔也有一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也遂如中
一中也以為五行。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
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質者而言爾若然說性時便是夾氣稟
而言所以程子云總說性時便是已不是性也兼說性者剛柔
善惡中而已矣兼說性只是此五者也又月有說仁義禮智
底性時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
端底性外別有一種性也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之性固不
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十般百種不可窮究但不離此
五者爾。問兼說性自氣稟言却是上面已說太極誠不訪
如孔子云性相近習相遠不誠是不識如荀揚便不可已然此
已說純粹至善。人之氣稟有偏而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
人則見事剛處多而處事失太剛柔底人見事柔處多而處
事失之太柔須先立氣稟偏處。問惡是氣稟如何云亦不
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
在氣稟上。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
得氣稟清明則不蔽因此理顯發出來蔽固少皆發出來天理
勝蔽固多有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稟
來昏濁則暗了學以反之則大物之性有矣故說性須兼氣稟
方備。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
雜而言之。問天地之性既善則氣稟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
無不善然賦於氣質便有清濁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強
而理弱管攝他不得。天地間只有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

所以有善有惡只緣氣有之稟各有清濁。問氣有之性曰性
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汙濁之器盛之則臭濁
然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卒乍也雖得他更清故雖遇
必明雖乘必強也然用氣力然後可至此。問形而後有氣
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趙廣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
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
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
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有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有之性
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
性因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其然物欲不生則氣
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偏而理則無勝負
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
善之性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
粹至善而子思子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
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
本也動則有善惡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質之先師天答曰未發
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此安陳氏曰
天所命於人以是理本有善而無惡故人所受以為性亦不善
而無惡孟子道性善是專就大本上說來說得極親切只是不
魯發出氣稟一限所以起後世紛紛之論蓋人之所以有善惡
不齊只緣氣稟不同這氣只是陰陽五行之氣如陽性剛陰性
柔火性燥水性潤金性寒木性溫土性厚七者夾雜便具善惡

不齊所以入隨所值便有許多般樣然言氣運來運去參差
齊之時多直元會合之時少如一歲之間極寒極暑陰晦之時
多不寒不暑光風霽月之時少最難值好時節人生值此不齊
之氣如有一等人非常剛烈是值陽氣多有一等人極是軟弱
是值陰氣多有人躁暴忿戾是又值陽氣之惡者有人狡獪
險此又值陰氣之惡者有人性圓一發便轉也有一等極愚
雖一句善言亦說不入都是氣稟如此陽氣中有善惡陰氣中
亦有善惡如此書論剛善剛惡柔善柔惡之類不是陰陽氣本
惡只是分合轉移齊不齊而大本則一雖下愚亦可變而為善然
工夫最難非百倍其功者不能故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
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正為此耳。西
山真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雖不離乎
氣而氣固之則不能不惡矣雖不離乎土而土潤之則不能不
濁耳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
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者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
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
昭昭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
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
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言而後凶
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言而後凶
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觀二先生之言則本然之性與氣質之

性其先後主賓統
駁之辨皆判然矣

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

疆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
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聖人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
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聖人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疆梁懦弱之病矣至
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偏矣

朱子曰中也者和也天下之達道也別人不敢也說君子而
時中便是德地猶中庸之中是兼以其發而中節無過不及
者得名故周子曰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若
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便解不特所以程子謂中者天下之正
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論語集注以中者不
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皆此意也○問註中字處引允執厥中
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一處是以卦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卦便有無過不
及之意○或問子思子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
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各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
為天下之大本耶曰子思子所謂中者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
謂中以時中而言也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流行而不相停
焉者可也○北溪陳氏曰中有二義有已發之中有未發之中
未發是就性上說已發是就事上說已發之中當喜而喜當怒
而怒那恰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
所以周子亦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而言也

其義

師道

朱子曰剛柔一段亦須看且先易其惡既易其惡則至其中任
人。人性本善然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
不同人之為善即是變化即氣稟然極難變化如氣稟偏於
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託道氣稟
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這氣稟之害只昏昏物又不得
須知氣稟之要害力去用功克治我其勝而歸於中乃可。問
子路不能變化氣質曰言之非難政難言之不易是以難輕言
爾周子有言聖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善而止矣切意
如子路者可謂能易其惡矣若至其中一即工夫則難雖夫子
每每提撕未見其有用功處也。所謂氣質過剛未能自克而
欲求其所以轉移變化之道夫知其所以偏而欲勝之在日用
之間發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善之說豈
他人之所可得而與於其間哉。○苗氏叢錄曰張子云為善八益
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至善無所亦方是有功皆此意也

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水
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蓋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
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問四象剛柔善惡是陰陽朱子曰然。問解云剛柔即易之
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
則止於四象象象善惡三字是說字如易八卦之吉凶也今先生
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凡物具兩端如此病便有兩面有皆此
物皆然自一人心言之則有善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同于只
說到五行生其理亦只消如此說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
如此康節却推入卦大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
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陰一陽是分為八卦也觀此則此書
所說可知矣。○前輩所見各異即康節遺說是二四八周子只是
二四中添一五為五行如剛柔添善惡又添中於其間是也。○
問解云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如何曰周子只推到五行如
剛柔節又從一分為二極推之至於八萬四千縱橫變動無所
不可如漢儒將十二辟卦
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別

幸第八集

此節言人貴於聞過尤貴於有耻不然
則有不幸與大不幸者存焉玩註可見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教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耻之不幸為尤大也

朱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耻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耻方能聞過而改故耻為重

○思第九集

此篇言思之一字所以為聖功之本以見君子貴於思也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睿通也

無思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

為聖人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知聖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朱子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又問聖人寂然不動思無思感而後通特應之耳曰聖人是絕思便動不待大故思思至耳又問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思思而便通耳曰然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

微通微生於思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朱子曰睿只訓通對知而言言智是睿睿是深通處

聖功之本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睿

朱子曰幾者事之端緒有端緒
方有源頭處這方是用得思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聖也

朱子曰思一章幾幾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
解上文。節齋蔡氏曰言學聖之事睿即通微也無思本也言
聖人無思則自然幾動而至於神故入本思通用也言學聖人
者則當思誠然後知幾而至於神故曰用幾動於誠誠動於此
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言聖之幾自然而動不待思而無不通
所謂神也通微幾也無不通神也此言君子思誠然後見幾幾
動方能至神故思者作聖之內也言次聖之功全在幾神故舉
易合幾與神結之上兩句說幾字下一句說幾而神也舉易一
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上文

志學章第十集考

此篇言人之為學當有立志上當志於
為聖賢當志於為聖聖賢當志於希天

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希

門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為
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慎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朱子曰
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如人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
明王奉若天道無殊於天者大天小字小法天

伊尹類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

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朱子曰遷移也二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
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又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
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

志尹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問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
朱子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
理會此方處畎畝之時不敢言必於大用耳及三聘幡然便一
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有二典之書堯舜所以養舒作用
直如此做去此是因向會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此非專為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
之用之則抱時而往不用卷而懷之曰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
則是孔顏胸次無此而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治
天下人如龍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飢食渴飲
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野時全無此能解及至伐夏桀民逐旅
喚起來皆說得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是飽食暖衣無外
慕便如此過養去酒是一理會去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
於行道只是志於私今人任官只為祿伊尹却祿之天下第
顧繫焉千弗視也又曰雖志於行道看自家所學元未有不
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又酒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
何行然亦必自脩身始脩身齊家然後達之天下也又曰此箇
道理緣為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經世濟物
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理會得自卷而隱之却是私志
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有
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不得
成堯舜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

或民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
為念又那裏教你怎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
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今人若不惺然不以天下為
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下世事如世間一樣事問專理會此故
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齊其家此故
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就只任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
問孝顏子之所孝一本作顏淵說是子淵淵底須是口勉淵黃
氏曰才說為孝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為已務實之論人
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
後故伊尹則曰志願子則曰孝大孝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
無一偏之孝又曰顏子足明
德伊尹是新民本非一事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
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
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
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言之

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顯子則工夫又更純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朱子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

○順化第十一集

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人順天以仁義育正萬民而與天為一也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陽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消底義便是收回底仁○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此亦所謂天道人道之立故曰此即此書二氣五行之說○舒而為陽陰中為陰執外天地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集

此篇言聖人心純乎理則賢才滿而天下可治故以純心為要用賢為急也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之衆

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北溪陳氏曰凡物一色謂之純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
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遠則固少思為主而必求其四者
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刻才輔賢天下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總美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禮陰也樂陽也

黃氏說禮記云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即此意

萬物各得其理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婦夫婦
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
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習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欲其和樂也然欲習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問周子禮樂說如何曰和樂極其恭敬也目和這不待勉得敬不會不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恭敬其恭敬也目和這不待勉強如此只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臣臣臣父子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各得其理如此信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夫婦失其所以為夫婦則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放寬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爭爭便是不和此意說得最好問禮之用和為貴解者多以和為樂某思以和為樂恐未穩須於禮中自

求所謂和乃可因問之長上或設喻曰所謂禮者適天事也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賁賁則其然其嚴也及其用則大道下濟而光明也道卑而上行此豈非和乎亦恐只是影說畢竟禮中之和不可見如曲禮條目其詳不知何者為和曰和固不可便持為樂然乃樂之所由生所設喻亦其當如曲禮之目皆理也然皆禮義之所宜人情之所安行之而上下親疎各得其所豈非和平又曰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問周子以禮先於樂而樂記以樂為先與陳溪巽曰他如行兩者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總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所以相親相和相親相和便具不和者都緣先無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底意總有統屬便自相聽從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總有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自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鬭處皆緣無箇少長之序於此却具禮先而樂後

務實第十四集

此篇言君子當使實勝各不可使名勝於實也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終望不息務實勝

子曰

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脩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為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實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為虛美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

愛敬第十五集

此篇言君子見善則學欲兼有衆善見不善則勸不棄人於惡無不用其愛敬也

有善不及

設問人或善而或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答言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

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

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

烏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

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勸李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失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為則謂之惡不待別為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

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集考此篇言動於動靜一於靜則為物不通必動有靜靜有動斯為聖人神妙萬物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君子悉有衆善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神妙萬物則不通神妙萬物集物滯於一偏則不能通神妙於萬物則無不通

結上文起下意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動動而無動物也所謂物者人在其中否朱子曰人在其中問所謂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者即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却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氣有之休而言然自有一物變通底在其中須是知器即道道即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這竹倚固是一器到此適用處便有个道在其中此草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火火只是水以人言之語則不默然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靜靜而無動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也形而上者也黃幹云兼兩意言之方備言理之動靜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

其體也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其用也言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其體也動者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動其用也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此理如何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上極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个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谷動夜靜豈固是屬動然在谷間神不與之俱動夜固是屬靜然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之却常得晝夜書夜却常不得那神蓋神妙萬物自是起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如說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相底了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動靜二字相對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亦不名為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也惟聖人無入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或問神朱子曰神在天地間所以妙萬物者如水為陰則根陽火為陽則根陰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言自五而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

物之用而言也一云四時即五行也反

朱子曰四時行焉萬物終始若道有个物時又無形骸若道無个物時又怎生會起地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

窮此兼舉其用而言也一云混合也自五而一動而靜陽而陰也闢開也有五而為靜而動陰而陽也

一闢一開如循環之無端而天地之造化無窮矣 ○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朱子曰混言太極闢言為陰陽五行以後故未句曰其無窮言既闢之後為陰陽五行以後為萬物無窮也。或問周子之語言合胡不自萬而一言開闢不自一而萬蓋黃氏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闢闢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若說轉從五行行而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具性說此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分陽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著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却恐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非昔開而今合與之合而合也不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是久矣故有五行而下節之開說然其理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

聖王制禮法脩教化

咸若

綱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天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

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作樂以宣八風之氣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豈所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黃氏瑞節曰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耳

朱子曰欲於齊肅之意下添故希簡而寂寥空亭

優柔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

古之極也

作樂之功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

之盛

化中當作化成

朱子曰優柔平中中字於動用上說明道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即此意然只云於動用上說却未盡不若云於動用上說本休論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暴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道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道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惡鳴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朱子曰此章極可觀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復古禮樂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集考此篇論樂本於政善則作樂以宣暢其和心故天地和而萬物順

聖人作樂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

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問聲氣之元朱子曰律曆家最重這元聲元聲定向下都定元聲發聲向下去差古人制樂今皆無復存者只這些道理人尚說得去法度却難得不得且如樂今皆不可復考今人只合說得凡音之生由人心也人心之動物物之然也劉得制度便說不去問注云制作之妙自有其聲氣之元不知今時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鍾一宮耳這裏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心耳

○樂下第十九

集考此篇論樂盡之淡樂辭之

俗易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聲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

聲豔辭之化也亦缺

朱子曰聖王為政以寬為本而今人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上而周人又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雅非古之謂寬和者故必以是端之乃得其平耳

○聖學第二十

集考此篇論學聖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聖二為無

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則
溥明通公溥度矣乎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
行之則有以知無為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
一問自無別用力處矣

余子曰一即所謂一也靜虛即陰靜動直即陽動明通公溥便
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總說起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周
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奏的常人如何便得無
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上用工庶幾就緒得安有
箇下手處○問周子云一為要一者無欲也如何曰一者無欲
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這不一又問此程子主一之
謂敬如何曰無欲與敬字一般此敬字分外分明要之精敬類
似費力不如無欲擺脫人口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
言甚為切要○問聖可卒乎一為要曰信是分明底一不是鴟
突底一問如何是鴟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落著處若只說
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箇亦只是說箇大槩明通在已
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中涵養始得明通方能公溥若使

要公溥定不解得靜虛明通精義入神也動直公溥利用安身
也○問一是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
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行無一毫私欲僥之靜虛是休動
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有動直雖有靜虛只是伊川云中
有主則虛虛則和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
塞動直則是其動也便無所疑若少有私欲便礙曲又曰無
欲又不無也便自有室礙便不是直曲則私欲則又曰無
繫累故虛無委曲故直○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
春夏秋冬模樣曰明是配冬否曰以是是就動處說曰便以元否
曰是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德地說○問明通公溥度
矣乎曰見制紙所記主語以明配水通配木公配火溥配金
溥何以配金曰溥如何以配金溥正是配水此四字只依春夏
秋冬之序相配將去明配木仁元通配火禮亨心配金義利溥
配水智貞想是錯了○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靜○
在人言之則明是曉得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陂
溥是溥遍萬事又曰所謂誠立明通意又別被處以明字為重
立如三十而立通則不惑知天命耳順也○勉齋黃氏曰一為
要一字有數樣如作左右看則一為純一之一如作前後看則
一為專一之一此所謂一是一是純一不雜之謂也譬如一物是地
光潔一無此物塵汙了他但看下文言無欲是一靜虛也也是
一動直也也是一何謂無欲只是純然是个天理無一毫私欲
此須作兩路看莫非欲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此不待說須看

面前許多物苟有一念掛著底都是欲如一切嗜好之類
一略又須識得欲不待沉溺其中而後謂之欲程子云
向便是欲這箇其微絕起念處便是欲譬如止水上一
似若到酒池肉林已狼狽了無欲則有湛然一物不留故
虛未發時這箇是知有偏曲路徑絕無便明明則見道
有一路直出那面無物我故傳又曰通者明之極通者
通直便公公自是無物我故傳又曰通者明之極通者
○靜虛動直動字當就念慮之前上看不可就視聽言動上看
念慮之萌既直則聽言動自無非礼今以視聽言動為動直
則念慮之萌既直則聽言動自無非礼今以視聽言動為動直
子細辨認虛者此心之然外物不能入故虛者直者循理而
邪不能撓故直者此心之然外物不能入故虛者直者循理而
虛則偏矣心在則動皆直心不在則動皆邪此兩句却得之
死溪陳氏曰一者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一
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一也
者此心渾一太極之體無欲有心解然無極之真靜虛者然
之未發然然絕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
者用之流行坦然無由中道而欲陽之性也動直
為言誠即太極也誠者至實無妄之謂惟聖人獨能全此而
次引易文及復推明以著實理之發見而天地之間無非實
之流行也又曰聖誠而已言聖人不過全是實理此亦太極
理也又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此固實理在中分為五常而

行非誠非也和暗塞也此言誠之一理不可泯沒兼誠則五常
百行皆無其實靜而不正流入於邪動而不明既暗而塞其
誠幾德一實理之動靜也其曰聖一實理之體用也其曰慎動
言動靜一出於中正而不可偏廢也其曰師言氣稟之性而明
牛一出於中正而不可偏廢也其曰師言氣稟之性而明
之道也其曰幸所以明人過失蓋聖之當勉也其曰思言人之
處世不可不思以時凶咎也其曰志學言學者所志所學皆當
遠大也其曰順化所以明陰陽仁義之理天地垂人之道其曰
治此言五行之德動靜陰陽之用以明君臣之義也其曰禮樂
曰務實曰愛敬曰動靜曰禮之上中下曰聖學皆所以示天下
後世大經大法之上也學者苟能潛心於賢之
希聖聖之希天則十之希賢希天為不難矣

性理大全書卷之三

通書二

○公明第二十一

集考

此篇言已私既克自能明察而無所疑

公於已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已而能公於人也

此為不勝已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

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朱子曰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未必不信而必以詐不信待之此則不可問子云明則不疑凡事之多疑皆生於不明知以察為明皆王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如放齊稱亂子朱啓明而堯知其亂諡堯之明有以知之是先覺也

集考

唐德宗按通鑑德宗名适代宗太子猜忌於奸臣慮把軍傾陷忠良藩鎮李希烈朱泚田悅朱泚